

# 「笛娜」的話與字

## 母語的渴望

| 編輯現場

——訪「一串小米族語獨立出版」沙力浪

# Interview:

## Salizan Takisvilainan, Founder of Tastubuqul tu maduq i malas-Bunun tu papatasanan

| Editor On-site

| 原來我們的故事可以成爲文字，可以摸在手上。

Text by 林芳儀 (特約撰述)  
Photography by 羅正傑

沙力浪 (Salizan Takisvilainan)，是一位布農族作家，同時也是「一串小米族語獨立出版工作室」的負責人。工作室座落於花蓮卓溪鄉的「中平部落」，是一棟簡單的木質房屋，他說這是向部落裡的老人家租借，再花了不少經費修繕而成。屋內兩旁有書櫃，中央一張大木桌，牆邊一張小桌上擺著一臺小電腦；屋外有一面牆，漆上深藍色底，以白色的字寫著：「獵人的腳印，不是要帶我去登山，而是認識祖先的路。」



一串小米族語工作室創辦人沙力浪，同時也是位登山嚮導。



工作室就隱身在被山環繞的部落之中。

### 回到笛娜 tina 的「話」——用漢語？用族語？

這句話出自沙力浪的詩集《部落的燈火》，也述說了走上族語獨立出版的初衷——回到部落，傳遞祖先的語言。笛娜 tina，是布農族的「母親」之意，〈笛娜的話〉寫出沙力浪對母語的情感，以及尋回母語的渴望。

沙力浪從高中時期開始寫作，一開始走類似張曼娟散文的路線，當時國文老師鼓勵他：「要不要書寫自己部落的故事？其他日常心情別人也能寫，但是你對部落文化的情懷是別人寫不出來的。」後來沙力浪閱讀原住民文學作家的作品，開始在漢文裡穿插族語，書寫部落。就讀元智大學中文系時，沙力浪以〈笛娜的話〉一詩獲獎。

沙力浪屢屢獲獎，一方面在漢語系統裡打轉，練出好的漢語書寫技藝；一方面自學族語，取徑中文系的聲韻學、訓詁學，摸索語言尋根的方法，追溯自身族語的根源。他說：「一開始學習漢文的語言學，我感到迷惑，離自己的經驗太遙遠了，後來轉換心情，把這當成一種工具，運用在族語上面。」

畢業後，沙力浪就讀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，期間跟著老師四處田調、進行語料蒐集，習得許多蒐集語料的方法及相關知識，興起了回部落做事的想法。爲了創造在部落工作的環境，沙力浪透過持續投稿計畫補助，讓工作室營運起來。

### 摸到笛娜的「字」——部落圖書館？族語出版？

一串小米族語獨立出版工作室 Tastubuqul tu maduq i malas-Bunun tu papatasanan，把聖經裡的「一粒麥子」，轉化爲帶有部落文化意象的「一串小米」。布農語是 Tastubuqultumaduq，Tastu 是「串」的意思，buqul 是「蜘蛛抱蛋」。那是一種串小米用的植物，長在懸崖峭壁難以取得。因此，用 buqul，用意是希望年輕人冒險犯難，取得更堅韌的成果。「一串小米」同時也帶有傳承的意味，象徵文化記憶順利保存下來。

最初沙力浪回鄉做的是「部落圖書館」。他說：「部落圖書館主要是著力於借還書系統，接觸許多部落孩子、年輕人，創造親近的空間。」他說：「不過我真正想做的，是推廣族語。」他不要待在一個空間裡，吸引眾人進來，他要不斷走出去。

2015年，剛成立的工作室出版了兩本著作，黃泰山 Bisazu Naqaisulan 耆老的《述說百年前的喀西帕南事件》，以及張玉發 Manias Istasipal 耆老的《MIPAKALIVA 神話時期：花蓮縣卓溪鄉布農族神話故事》。部落的歷史與神話書寫，帶領族人看到自己的源頭，也讓族外的人了解更多，以族語書寫，對照漢文翻譯，讓讀者認知到族語重要性的同時，又達到廣傳的效果。

出版之後的新書發表會，沙力浪選擇辦在部落，跟族人分享。「如果辦在城市，來的是朋友或其他都市人，跟族人產生了距離，有違我的初衷。辦在部落，讓眾族人看到，原來我們的故事可以成為文字，可以摸在手上。」

### 一串小米，串起小米——有人力？有技術？

年輕的沙力浪甫回鄉時，遭受到許多懷疑，母親及其他部落族人紛紛猜測是外頭事業不如意。「他們看我晚睡晚起，外牆長草，宅男一樣不勤勞，老母親看我日日對著電腦打字，以為一直待在屋裡看電視，無法理解我的工作。」透過族語出版與新書發表會，沙力浪漸漸做出的成果，才從「宅男」變身為「沙董」。

工作室營運第2年，出版「族語辭典」，也架設起線上辭典，不受限地理空間，有助於到外地工作的年輕族人學習族語。此外也與公部門合作，石板屋重建，啟動家屋調查，把卓溪鄉的年輕人帶回祖居地。也發行了社區報，以整個卓溪鄉傳統領域為主，書寫拉庫拉庫流域 Laklak 的歷史。

「部落生活空間改變，族人分散各地，晚上難以聚集在一起聽耆老說故事，需要運用其他方式，再次凝聚部落記憶。科技運用、數位化建置，就是一個很好的途徑。」

### 走入山林，拾起記憶——為工作？為認同？

做獨立出版難以帶來收益，沙力浪也做部落小旅行，既能不斷走入山林，又能獲得固定收入。機緣始於2000年。他跟著兄長進山，走八通關古道，參與研究計畫，調查石板屋、駐在所，一爬就是3000多公尺。原本痛苦不堪的他，第3日行經南大



水窟山時，大哥開始作祭拜儀式，向祖靈介紹他，這才了解原來前方正是祖居地——馬西桑。

「於是看待山林的方式逐漸轉變，發現山不只是實體的山，而是承載著祖先，有許多和自身密切相關的故事。」

2019年，沙力浪推出自己的新作《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：嚮導背工與巡山員的故事》，讓山林工作者的形象鮮活起來，並道出其中的艱困與矛盾。

「族人在自己的傳統領域工作，做的多半只是基礎事務，希望有更多元的工作方式，不只做高山協作，還能夠實際與林務局『共管』，而非『被管』，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夥伴關係。」

無論做族語出版，或是山林事務，沙力浪始終心繫部落，著力於凝聚部落認同感。未來，沙力浪還想將自己書寫過的文學作品，結合部落小旅行，舉辦「文學地景之旅」，帶領遊客走到書中描寫的地點，更完整重現卓溪鄉布農族的語言、文化、空間。讓話語化為文字，循文字返回山林，「一串小米」要持續串起拉庫拉庫流域的部落記憶。

1 一串小米族語既是獨立出版社，更是部落圖書館。

2 沙力浪推薦必讀的一串小米出版著作《成為 Bunun：布農族的童年及養育》與第一本布農族語小說《HUHUL 山洞》。

3 一串小米族語工作室發行的社區刊物。